

(增订新版)

周汝昌红桥梦考

杨启樵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增订新版)

周汝昌红桥梦考

杨启群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天
誤

書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 / 增订本. 杨启樵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5458 - 0829 - 2

I. ①周… II. ①杨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6743 号

装帧设计 汪 昊

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

杨启樵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mm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30,000

2014 年 3 月第二版 2014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978 - 7 - 5458 - 0829 - 2 / I · 248

定价 28.00 元

本书参考之周著

- | | | | |
|----|----------|-------|-----------|
| 1 | 红楼梦新证 | 1953年 | 棠棣出版社 |
| 2 | 红楼梦新证 | 1976年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 3 | 红楼梦新证 | 1998年 | 华艺出版社 |
| 4 | 红楼梦新证 | 2012年 | 三联出版社 |
| 5 | 红楼梦新证 | 2012年 | 译林出版社 |
| 6 | 红楼梦新证 | 2012年 | 中华书局 |
| 7 | 曹雪芹 | 1964年 | 作家出版社 |
| 8 | 曹雪芹小传 | 1980年 | 百花文艺出版社 |
| 9 | 曹雪芹传 | 2003年 | 百花文艺出版社 |
| 10 | 曹雪芹新传 | 2007年 | 山东画报出版社 |
| 11 | 红楼无限情 | 2005年 | 十月文艺出版社 |
| 12 | 我与胡适先生 | 2005年 | 漓江出版社 |
| 13 | 恭王府考 | 1980年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 14 | 石头记鉴真 | 1985年 | 书目文献出版社 |
| 15 |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 1989年 |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
| 16 | 恭王府与红楼梦 | 1992年 | 燕山出版社 |
| 17 | 红楼梦的真故事 | 1995年 | 华艺出版社 |

- | | | | |
|----|---------|-------|------------|
| 18 | 红楼家世 | 2003年 |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 19 | 红楼夺目红 | 2003年 | 作家出版社 |
| 20 | 文采风流曹雪芹 | 2004年 | 书海出版社 |
| 21 | 红楼十二层 | 2005年 | 书海出版社 |
| 22 | 梦解红楼 | 2005年 | 漓江出版社 |
| 23 | 神州自有连城璧 | 2005年 | 山东画报出版社 |
| 24 | 猷芹集 | 2006年 | 中华书局 |
| 25 | 江宁织造与曹家 | 2006年 | 中华书局 |
| 26 | 北斗京华 | 2007年 | 中华书局 |
| 27 | 红楼小讲 | 2007年 | 中华书局 |
| 28 | 解味红楼 | 2007年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 29 | 芳园筑向帝城西 | 2007年 | 漓江出版社 |
| 30 | 红楼别样红 | 2008年 | 作家出版社 |
| 31 | 谁知脂砚是湘云 | 2009年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 32 | 亦真亦幻梦红楼 | 2010年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 33 | 红楼新境 | 2012年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注：1~6为《红楼梦新证》各版本。7~10为曹雪芹传。11~12为周自传。13~33为按年月排列周著。

增订新版序

—

《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增订新版即将面世，爰书数语为序。本书梓行后，反应激烈，出乎意度之外，读者通过信札或网络，勉励有加，虽寥寥数语，已充分表达心声，如：

一、购买于2012-12-13。物有所值的宝书！广东、上海、广西、陕西等省市都缺货，终于在浙江温州买到了。

二、对周汝昌先生《红楼梦》学术考证的研究，最理性、最透彻和最客观的评论，还属海外历史学家杨启樵先生撰写的《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一书。

三、且不管是非对错，作者的认真和细致令人感动。他对周先生著作的阅读，恐怕比很多周迷要用心得多。

四、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考证漏洞百出。《失误》中用了五章和一杂评来细细解析。读来让人瞠目结舌，

大有“原来如此”的感叹。

五、读的时候真令人酣畅淋漓、拍案叫绝。

六、特别喜欢杨老先生的文字,尤其是评红楼梦索隐派的,看得我热血沸腾。

七、杨先生的文章气贯长虹。

评语过多,限于篇幅,只能略载一二,好在至今网络上仍可读到,此处从略。

二

红学专家也对拙作诸多称引,个人私信不便转载,此处仅介绍网络上公布的数则,如吴国柱先生,用七八千字的篇幅,详尽评介,说:

这是一本专门批驳周汝昌先生红学考据之荒谬的大著。——深深击中了周汝昌红学考据的要害,揭示了周氏红学考据的荒唐,及其在读者群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拜读杨先生的这部大著,我首先想到的问题是:“红学研究迫切需要健康而有力的学术批判。”

又说:

杨启樵先生是著名的清史专家,对清史有着相当全面而透彻的把握。他以渊博的清史知识,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透析周汝昌的红学考据,并拿出确切的证据来剖析其考证上的错谬,实在让人口服心服。(见吴著《红学研究迫切需要健康而有力的学术批判》,按笔者取之于网络。)

三

新疆师范大学胥惠民教授,于《周汝昌研究红楼梦的主观唯心论及其走红的原因》文中,也频频称引拙作,如:

周汝昌著作中“假拟”、“揣想”之词太多,并且靠此硬下断语。杨启樵先生的《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将他的所谓“考证”批得体无完肤。书中举其前后矛盾、考证失误、不端行为、其他常识错误,共有近五十条之多。这里随便从中举出几点请大家看看。(杨按:文长,省略)

又:本书附录中,载有笔者评论刘心武先生“秦学”一文,针对这个,马经义先生在网络上说:“杨启樵先生的这几招,不仅能致命,恐怕会让刘先生飞向十八层地狱,难以复生。”

言重了,我并无此意。不过,刘先生对拙作的指摘毫无反应,不免失望:平素能言善辩,到该发言时,却效金人之三缄其口,却是为何?

四

恶评,网络上看到过两则,其一署名“中国的阿Q”,不分青红皂白抨击:“此书不可买,因立论在先,无公正平和可言;挑刺其中,无学术价值可论。此书堪称无用。”

另一则刊登于“天涯杂谈”网络中(2011-5-1),署名

wanghaowzhong,说:

杨启樵闻所未闻,有何能耐对红学界泰斗级人物周先生出如此之评论。

那是说我不配评论“泰斗级人物”。原来学术讨论须具备资格,哪来的规则?以下几句更为无礼,说:“纵然证据充分,也不应如此评论。”理由是:“周先生一生坎坷艰辛,备受瞩目,德隆望尊,岂容尔小儿如此讥讽?”

更有超出学术批评的恫吓:

我最担心的是周老是否能承受如此打击,幸好,是我低估了,——不过我还是想告诉你,倘或周老因为此事有丝毫意外,你,杨启樵,纵万死也难消亿万国民之恨。

公然宣言,会出动暴力来抑制学术批评。一下子使我回到了大清时代,似乎犯了文字狱,万一周先生读了拙著有个三长两短,笔者就会遭千刀万剐。幸而我逃避过刽子手的斧钺,周先生寿终正寝,在拙作发行后两年;假如他早一年半载归天,说不定这位先生就会执行他的捍卫天职,在下就难以安枕。

其实国内评论周著者有的是,且内容严厉,用词辛辣,不下于拙作,这位先生须多备几套斧钺,才能生效。

幸而国内尚有主持公道之人,挺身而出讲几句公道话。如:

学术就是学术,看到 LZ 这幅骂人的嘴脸。也着实可笑。(小茶淡淡 2011-07-09)

又如:

——杨启樵先生不过是根据自己的清史研究，做批驳，这在学术界很是正常，——如你真是相信周老的学说，何惧别的专家的质疑？学术的讨论就贵在于此，你这般污蔑，言辞激烈，难道是有别的原因？不解释清楚简直是对周老英名的玷污。我想周老要是知道了，也对你这种行为嗤之以鼻。你要是对于杨启樵先生的这本书有任何意见，拿出你的证据，一一帮周老辩驳即可，你来我往之间，方显真本事，真学术。而现在你在这里引用片面的几句话，捍卫你心中所谓的正义，出言不仅无礼，还由于理亏，东扯西扯，把原先的纯学术问题，转移话题到什么人品人格之类的，实在荒谬。

还是那句话，我对于杨启樵先生的这本书很是喜欢，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我不是狂热喜欢《红楼梦》的人，我只是喜欢看史，可能这一点上和杨启樵先生有所相同，他是研究清史的，周汝昌先生想要把《红楼梦》往历史上讲，必然要过清史学家的手，杨启樵先生在书里面也引用了大量史料进行佐证，至少我觉得是有理有据的，是学术严谨的，也是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上对周汝昌先生学说中的历史纰漏进行批驳，不比得你的胡言乱语，毫无逻辑。

周汝昌先生是红学专家，杨启樵先生是历史学家，各有各的地位，各有各的专职，本就应该互相借鉴，如果你认为周汝昌先生不需要对历史的尊重就可以搞红学的话，我只能对你的看法表示鄙视，因为你侮辱了红学。而你引用的那些话，我也认为有些的确偏离学术，

个人情绪较重。但是那是正常的情绪表达,偏激有之,但绝无出言侮辱,如你这般,还口出恶言呢。

像你这种抱着学术权威的大腿,不允许他人质疑,不允许他人挑战的信徒,实在是周先生的最大污点,毫无辩护的本事,只知道发脾气,有什么用?如果刘心武先生对这些有意见,大可以自己出来回应,有什么好骂的?迷信权威,并且逼迫他人迷信权威,最是可恶,令人不齿,实在可悲。你这种信徒,也正是现今学术难以长足发展的一大障碍。(forFreja 2011-05-08)

国内读者主持公道,说良心话,使我万分感谢。我撰文目的原本是协助周先生纠谬,则他日“全集”中可尽量避免差错,倘若照 Wang 先生那样的做法,任便如何错误也须避而不谈,如此,对周先生有益吗?

五

此等话暂时搁起,我最关心者还是周先生自身的反应。揆之常情,对他的二十余部大作提出疑问,该有回应。拙作出版后的两年中,周先生尚活跃于文坛,一部部新作次第问世,有足够时间、精力应付。结果一语不发,不无遗憾。但拙作发卖后两月,网络上有一篇文章,署名“九州红狐”,题为《周汝昌的一个自相矛盾之处》,说:

杨启樵先生近日亦出版了《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一书,对周先生著作给予批评。这本书咱们关注到了,对杨先生的批评细审表示感谢。杨先生书中提到的

失误，咱们将会严肃对待。择善从之(2010-9-19)

文章口气似乎出自周先生的发言人，但题名不清晰，署名也怪异，最重要的是两年后的今天，无论周先生本人，或是“九州红狐”，仍然一语不发，难解！

六

新版除了订正误植外，还添了几篇文章，如：《新序》、《周汝昌盖棺论未定》、《评最新版〈红楼梦新证〉》、《评周汝昌雍正篡位说》(周文刊载于《文汇报》中)。

此外，随处增添新史料，如论胡周恩怨纠葛一章中，添入宋广波先生的《胡适批红集》，便是一例。

最后，恳请读者赐正。

二〇一四年孟春东京观潮楼

目 录

本书参考之周著·····	1
增订新版序·····	1
卷首语·····	1
一、撰文动机·····	1
二、内容要纲·····	4
第一章 江宁曹家无从洞悉宫闱秘辛	
——评周著《红楼梦新证》主线·····	15
一、红楼自传说·····	15
二、曹寅与康熙·····	16
三、雍正篡位与曹家遭殃·····	18
四、两次篡位说·····	23
五、曹家不属于太子党·····	25
六、雍正期盼曹頌·····	26
七、代罪羔羊说·····	29
八、曹家罹祸真因·····	31

九、曹寅亏欠何时了	35
十、曹家深悉雍正篡位说无稽	36

第二章 周刘配钻入死胡同

一、何以名之为周刘配	44
二、周刘配自赞	46
三、周刘配举例	47
四、寻回失去的曹宣	49
五、冯紫英影射二马	51
六、秦可卿与天香楼	53
七、檣木梓宫考	56
八、禛禛避讳说	57

第三章 矛盾与失考

一、前后矛盾举例	67
二、考证失误举例	73

第四章 各方评鹭《新证》及其对应

一、各方指摘和对应	84
二、王利器的针砭	86
三、李希凡、蓝翎的贬抑	92

第五章 胡适与周汝昌的恩怨纠葛

一、《懋斋诗钞》与曹雪芹卒年	96
二、抨击胡适	100

三、一笑泯恩仇·····	103
四、研红是否受胡适影响·····	106
五、胡适是否仗势欺人·····	107
六、胡适是否言之过重·····	109
七、对胡适的最终评论·····	110
八、偶然因素的积累·····	112
杂评·····	117
一、曹寅侍读说商榷·····	117
二、康熙厚待保姆说·····	120
三、红楼纪历时序混淆·····	126
四、史事稽年芜杂·····	132
五、雍正缙统与张廷玉篡改实录·····	140
结语·····	160
周汝昌盖棺论未定(新版后语)·····	162
附录一:评最新版《红楼梦新证》·····	170
附录二:评周汝昌之雍正篡位说·····	174
附录三:刘心武先生《揭秘红楼梦》质疑·····	180

卷首语

一、撰文动机

全文杀青,即将付诸梨枣,蓦地想起一事,那就是“撰文动机”必须阐明;不然,会引起误解。尽管国内学术风气兴旺,零零总总的著作充斥书肆,但学术评论却迟迟难以跟进。因此稍微严峻的书评,就会引起种种猜测:执笔人有何用心?幕后有无人指使?我亲身经历过,故印象特深。别的不表,单说我在《红楼梦学刊》上刊载文章,意想不到两度惹了是非。

第一件是1997年,在北京参与国际红楼梦学会,我批评了《红楼解梦》,全文随即于《学刊》中登载。诂料引起《解梦》著者误会,不知何处得来谣诼,说鄙人乃学会主持人特邀嘉宾,安排在大会中发言,立即于《学刊》中刊登。易言之,红楼梦研究机构的上层,应付不了《解梦》,特地向海外声请援军来应战。

这未免过于抬举鄙人,大会发言、《学刊》刊登拙作虽是事实,但并非“特邀”。

第二件是1998年,《学刊》第2期中刊出评论周汝昌先生的拙作。刊登后始终未有回应,也许周先生雅量,不欲多费唇舌,也许认同拙见,故默尔无语。此事已告一段落,殊料若干年后,网络中突然出现一篇为周先生辩解之文,题名:《“扫落叶”、“辟榛芜”的背后——读杨启樵的“若干问题点”》。署名史直生,刊载杂志及日期不明^①。

为周先生辩解当然可以,问题在于态度。史氏一开头就责问我:(和周先生)“有何深仇大恨”?不止一次地问我“用意何在”?“真正用心何在”?并以责备的口吻,说我“居心叵测”,“其为人和用心,实在令人难解”等。

恕我孤陋寡闻,不知史某为何方神圣,后来读到一篇文章,才明白真相。原来其人乃周先生信徒,捧之上天,说什么:“像周先生那样博古通今,却绝非一般学者所能”。不仅是“最伟大的红学家”,且是“唯一的红学家”。呼吁大家:“都应该团结在周先生周围。共同努力,齐心合作,以能者(周先生)为师”。

周先生神圣不可侵犯,绝不允许有人冒渎,遭遇者我不是第一个,有类似例子,新疆师范大学教授胥惠民先生,因撰文评周,也遭到此人同样责问:“(和周先生)有何深仇大恨”?^②

因此我必须说明撰文动机,这有远因也有近因。先说远因。1997年,我偶然参加红楼梦讨论会,才体会到内中大有乾坤,奥妙无穷。心想退休后在这方面搞搞小考证,消磨岁月,有何不可。

转瞬间已临退休,但仍然摆不开琐事杂务,好不容易到